

诗路花语

流年剪影

蔚蓝的口哨协会

臧棣

从石梅湾往回走，栖息地的含义渐渐衰落在海潮的回声中。你比海滩上的沙子还能磨蹭；小小年纪，从不同于我的高度，你尝试着重新向世界提问。小木牌上的警示，看上去就如同稻草人迷上了海豚的语言。你还不懂告别却像是很熟悉身体的转动，怎么才能偏向于海边的流连。哦，回归之谜。小小的海神通过新绰号对你吹口哨，这时，你才会加快你的晃动。一种通风的期许也算是一种风景：在你身后，每个脚印都好像有龙虾正骑在海龟的脖子上。在你身上，每个口袋都装满了腥咸的扇贝和光滑的海螺。在你的背影中，每个早晨都敏感于神迹并不像你最初想象的那样不喜欢和生活兜圈子。

岛

骆家

抑或隔水的思念无路可寻，伴侣在远方的旅程仍在勾勒中云之上，你探索时间的宫殿。疼痛的感觉恰如等待雷声的闪电，叠加有致的夜浪席卷而来，湿漉漉还有沙子和你的沉默。

光在你的头顶俯察由来已久，海的颜色与声响交织成一只硕大的风也不能辨别要去的方向，游游荡无处逃避。

你的眼神分明在寻找也在遗忘，天际的哪一边才是你视线的边缘，银练如带，寂静万籁齐发，身后任凭鸟儿寥寥地呼喊。

家乡

符力

当天气转暖，鸟群就不要你了家乡。他们拍拍翅膀就去了远方，留下稻田悄然长草，留下野花暗自熄灭。

留下了南风，吹响满架的苦瓜叶，当火车开来，我也不要你了啊家乡。我一次次地回来，又一次次地离开。如今，我已到了岁月不饶人的时候，却仍然飘飘荡荡。我没有蒲公英那么好的命，没有谁敞开草丛，也没有谁伸出树枝，把我收留。我只能飘飘荡荡，眼里含着巨浪翻滚的海洋，在外省的夜里淋着雨，慢慢回想，回想当时如何转身离去，留下狗儿低声呻吟，拖着被钝器打伤的左脚，回到父亲身边。留下庭院空空，留下满架苦瓜叶，吹着南风。

八月乡情

曾晓华

八月的乡情是暖暖的，是那颗闪亮的晨露，七彩的虹，那只轻轻地飞的蜻蜓，扇动红晶晶的翅膀，一个真的故事，诞生一个童梦，悄悄地游荡的乡情，说着秋的悄悄话……

连载①

王昌龙

王健强

王健强

琼安胶园，作证！

王昌龙

王健强

王健强

华侨昨日橡胶梦

琼安胶园作证，何麟书老人的橡胶梦，终于成为国家战略。

在三代同堂的琼安胶园里，已过期颐之年的胶树，当年的生产队长陈建华还认出19株。一株约有二三十米高的挺拔胶树，便是现存百年老树中的“树王”，树身的头部粗糙发黑，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树身三四米或五六米的高处，又不断地分出三两支或是四五支的枝条，顶部更是枝繁叶茂，像是一把撑开的大大的绿伞，阵阵微风波动的是橡胶叶、寄生叶和鸟儿啁啾的交响。我们三个人，手拉手恰好抱拢“树王”，我们怀抱的，恐怕也是那厚重无比的静止又跳跃的历史。东太农场2007年5月立的“中国第一橡胶园”的石碑，仿佛让人进入了一条时空的隧道……

“树王”一定还记住，17岁便漂洋过海的何麟书先生，1904年又回到阔别25年的故土。人到中年，他割舍了马来西亚胶园业务经理的优厚待遇，他怀抱的橡胶梦，是实业救国的理想。穿梭林海，勘地选址，他在琼海会山三洲河旁的双峰岭写下了中国橡胶史册的第一页。已经泛黄甚至有些模糊的琼安胶园股份簿上，记载着何麟书

煤油灯的色彩

李焕才

翻开童年的记忆，其底色总是淡黄的，以为被岁月洗涤褪色了，不尽然。寻觅中，突然发觉，那是煤油灯的色彩。

黄昏了，一粒黄豆大的火苗跳上煤油灯的灯嘴，哔哔哔削，屋里便飘荡着昏黄的淡光。煤油灯蹲在饭桌的中央，淡黄的灯光糊抹在我们全家人的脸上，斑驳驳。我们端着饭碗，抓着筷子，一口一口往嘴里扒着头屑，把灯光也扒进嘴里。煤油灯很快便移进房里，蹲在床头上。我们跟着灯光趿拉着走进房里，都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煤油灯仍然忙碌，又移走了，移到庭前，蹲在屋檐下。母亲坐在煤油灯旁边，一只粗糙的左手抓着猪菜，一只长满茧子的右手抓着菜刀，在晃动的灯光中，那菜刀不停地晃动着，咯咯切着的响声有节奏地敲打着静夜，轻轻地飘落 在我们的梦里。

我有了一盏煤油灯，自制的。找个空墨水瓶，再拿来一个酒瓶的铁盖，酒瓶盖盖在墨水瓶上，中间打个小洞，插进破布条搓成的灯芯，煤油倒进墨水瓶，划一根火柴，那灯芯上便支起一

颗小辣椒样的火苗，火苗的末端嗞嗞吐出一缕淡淡的青烟。有了煤油灯，就装模作样在灯下看书。书是看不进去的，目光总是不知不觉地逃离书本，悄悄地爬在那墨水瓶上，看见瓶里的油痕惊慌地一点点往下缩，赶紧合上书本。不过，作业一定要做的，那是老师交代的任务，重要！我们村小学在村口外边，四周有灌木林，还有坟场。听同学说，有人在夜晚的时候，曾经看见鬼火飘荡在坟场上，那鬼火淡黄色，就像一盏游荡的煤油灯。

我没见过。晚修的时候，我们的煤油灯都集中到教室来，每张课桌上都规定矩形端坐着两盏煤油灯，灯的形状各式各样，火苗也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是都努力奉献出自己的光亮，那火苗晃动中，摇动着一颗颗人头，满教室摇曳着一片金黄的色彩。下晚修了，煤油灯都游到校门来，影影绰绰中，灯火不觉汇成一条光亮的流溪，流入村口，流进村里来。夜风经常躲在巷口那拐角处，冷不防，一阵风扑了过来，灯嘴的火苗惊慌失措，着急地左躲右闪，全部人都咿呀哎哟叫着，急忙张开巴掌挡住风。风逞一下能后，跑过

去了，大多数的煤油灯都无可奈何地熄灭了，只剩下那些有个鸡冠样灯罩罩住火苗的，从苟延残喘中缓过气来。灯光变成了零零散散，夜色突然变得强大。大家都息声敛气不说话，脚步声顿时显得杂沓而又清晰。灯火分散进各条小巷，悄无声息地飘进各家各户，漆黑很快地淹没了全村。

我长大了，见到了很多很强大的煤油灯。渔工们从镇上买来一种像葫芦瓜样的煤油灯，说是机器制造的，叫马灯。马灯有个铁壳的灯座，可以装许多煤油，又有圆鼓鼓的玻璃灯罩，里边的灯嘴扁扁的，吐出的火光照射出外头来，风吹雨打灯火不熄灭。渔船出海时，马灯就勇敢地迎着风浪挂在船头或者船尾，甚至得意洋洋地吊在船舱的顶端。还有一种灯，叫镜灯，是镇上人制作的，同样不怕风吹雨打。镜灯四四方方，四边各嵌一面透明的玻璃，里边的油灯亮起来，四面都光亮。镜灯很轻便，可以挂在屋檐下，夜间走路也可以拎着，挑担子时，就挂在扁担头上，夜晚的村里，那些穿梭在村头巷尾的淡黄色火光，就是镜灯在流动。镜灯的真正本事是到大海去衍

变成渔火。渔船在大海里放钩放网，不一会就放下一个浮标，镜灯就挂在浮标上，风中浪里镜灯都顽强地亮着，打渔人的眼里、心里也就光亮着。制作镜灯的工艺复杂，我们做不了，只能自制一种简单的瓶灯。找来一个玻璃酒瓶，在靠近瓶底处绑一圈浸温煤油的布条，点火烧，灭火时，抓酒瓶浸入冷水中，啪的一声，瓶底脱落了。拿这个没有瓶底的酒瓶套在竹节做的灯座上，里边搁一盏油灯，瓶灯也就做成了。有了瓶灯，夜晚我们就可以下海去赶海。拎个瓶灯，踏着夜色走在港岸边，走在沙滩上，走在水滩中，或是捞虾，或是捕鱼，或是捉螃蟹，灯和人相依相伴，灯和人一起忙碌，远远望去，就见满海滩飘荡着星星点点的淡黄色火光，疑似游弋着很多很多的鬼火。

不知不觉中，煤油灯的日子被海风吹过去了。现在的灯都是电灯。电灯的式样形形色色，让人目不暇接。但是，电灯的光多是白色的。白色就是无色，或者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的总和。白色的灯光把白天拉长了，把黑夜挤得很短，人的日子也就在这拉长和挤压中缤纷着。

书斋小语

脱掉时间的“囚衣”

米亚

记得当初读到《智慧如诗》受到的震撼，吴再只用短短两行、三行或者四行，甚至是两个字，写出了一个自己独特的禅悟，很深邃，有一种无边的悲悯。他惊人的联想，对世事红尘的捕捉与概括如神来之笔，令人回味无穷。2007年之后，诗人的诗中依旧弥漫忧郁和悲伤，但是，当我拿到新书《脱掉时间的囚衣》，我察觉到吴再的视野开阔了。

在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正式出版的这本“独一无二”的诗集里，吴再把目光瞄准了全球200位优秀诗人，他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新诗的曙光，决定用一种独创的“汉语24行诗”来表达一个中国诗人对全球诗坛先贤的崇高敬意。

这些致敬的诗人包含了大家熟悉的普希金、叶赛宁、惠特曼、特朗斯特罗姆、叶芝、里尔克、泰戈尔、帕斯、狄金森、策兰等。文体为作者独创的吴再体24行诗——标准：正文24行，可自由分行组合；每首一律210字，含标题字数在内。这本独特的“吴再体”24行诗集，旨在引导读者借鉴世界著名诗人百花齐放的诗歌艺术。

令人欣喜的是，吴再从唐诗宋词里走了出来，从智慧诗走了出来，从中国诗坛走了出来，用心地攫取世界诗歌精华。吴再与世界诗坛的相遇是一种幸运。

这本书里每首诗的创作，都是作者在通读诗人代表作品与生平事迹后，有感而作；有些内容贴得较紧，有些内容只是有所关联——吴再声明：借诗之名，抒己之怀，率性而为，请勿介意。

读完全书，我发现，吴再是一个对诗歌世界有着极其敏锐的全方位体验的诗人。他的诗既偏爱有力度的诗境、阔大的想象，表达着诸如生命的起源与再生、人与世界关系的哲思，又表现出春风化雨、小桥流水的声音。他巧妙通过对诗人的“致敬”，竭力和平人性的创伤并蕴涵着生命与和解的信念。他的诗沉重、荒凉，又静谧、悠然。

一般人偏重于赞美故乡。我们这个时代，对故乡的改变十分害怕。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把故乡整得支离破碎，因此，吴再把世界当成故乡，把世界诗人当成自己的亲人，用最简朴的语言，完成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对工业化的批判。他的“诗歌地理学”由此变得宽广而无限。

吴再来自海南，他经常用诗歌讴歌宝岛，但我们不能把吴再视为一个地域性的诗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具有“椰风海韵”的诗人，他的作品也不能简单类比为新边塞诗，尽管边塞诗有着辉煌的传统。吴再是一个对生存有着复杂体验的人，文学不应该只体验自己与自己的族群，这本书里，全球200个诗人牵引着读者领略200幅截然不同的“浮世绘”。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首创的“吴再体24行诗”，乃是汉语新诗出现的“新格式”，假如吴再能够用大量成功的文本支持这种新鲜的“文体”，将来就会有一批追随者，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新诗体裁。吴再说要感谢意大利人彼特拉克（也译彼德拉克），没有他的14行诗，吴再就不会灵光一闪，想到24行诗；没有24行诗，就不会找到诗歌与数学的伦理关系（近体诗体现了一种古典的数学诗学理论）。墨西哥诗人帕斯说，诗与数学是语言的两极。超出了这两极那就是无——非语言可表述的王国；在它们之间的是广阔但却有极限的语言王国。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一首诗诞生了，一部诗集出版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和写下它的人无关了，幸运的是，吴再至今仍然坚持每天创作至少一首诗，他的勤勉与才华同样获得大家尊重。

世情百态

故乡的老街

吴晓波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不知道多少次从报刊上读到琼安胶园的传奇，也不知道多少遍从影视中看过琼安胶园的风采，但真正走进琼安胶园时，心里便不禁生出肃然的崇敬和情感的震撼……

海南琼海市官东太农场境内三洲河旁的双峰岭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这里便是已过百年的琼安胶园。六合沟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自九架山缓缓流下，穿过胶林，又蜿蜒曲折地流入万泉河。

走进这片古老的胶园，我们在寻找胶园的魂，我们在触摸胶园的根，我们在收录中国百年橡胶史的明证……

当年创业的艰难和辛酸：从马来西亚采购回的种子，在苗床上让人望眼欲穿，可是一连三趟都没有萌芽。

“种植其它热带作物又不起色，原集之本伍仟元（大洋）化为乌有。”面临倾家荡产的何麟书矢志不渝，在华侨中再募股本15000大洋，把在马来西亚培育发芽的4000株种苗运回琼安胶园栽培……

“树王”一定还记得，1915年开春后的一天，在黎明前“吱吱吱”的声声鸟鸣中，琼安胶园的胶农虔诚地第一次下刀开割，那乳白色的胶乳沿着树身上的割线一点点滴答答地流淌到胶杯里，何麟书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双峰岭上第一次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当年采胶250公斤，此后产量连年攀升，最高增至9000公斤收入4200块大洋，所产胶片出口新加坡。海南岛，自此进入橡胶垦殖的热潮。至抗战前夕，全岛94家大小胶园的万余亩胶树，为海南这个绿色的宝库锦上添花……

“树王”一定还记得，琼安胶园成为海南解放后第一批4个国营橡胶垦殖场之一的南太（现东太）农场。1951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橡胶为重要战略物资”的研判斩钉截铁，让老胶园沐和风细雨，为老胶园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必须争取橡胶自给”的一声令下，海南垦殖局和海南、高雷、广西3个垦殖分局相继成立。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序列上第一次出现的特种林业工程部队参与海南垦殖。集结号下，一支支志士风发的天然橡胶垦殖大军，开进了海南岛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开进了雷州半岛的茂密丛林，开进了广西云雾蒸腾的十万大山……何麟书老人没有等到这一天。1934年夏天，72岁的老人怀抱着他未了的橡胶梦溘然长逝。一辈子为橡胶事业呕心沥血、开拓奠基的何麟书老人，假如九泉之下有知国家发展天然橡胶的战略，一定是倍感欣慰了……

“树王”一定还记得，发展民族橡胶梦的华侨，在何麟书老人之后倍出不穷。1955年11月7日，一艘从马来西亚开出的“海后”号客轮在海口秀英港抛下锚。华侨雷贤钟带着一家老小11人和其他回国植胶的技术人员站在甲板上，十几天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禁不住热泪盈眶。海上的颠簸不过是一时劳累，而他身后所带的几十个大小不一的木箱，却关系着他全家的性命——RRIM600、PB86、PR107等18种橡胶良种100多斤胶籽，300多株芽接桩，200多米长的芽条。那是

他变卖了在马来西亚的全部家产换来的，那是他冒着马来西亚政府凡将橡胶产品或种苗带出境者将被处死刑的极大风险偷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橡胶及种子是禁运品。出境时的巧妙掩饰，船舱里夜半三更的偷偷护理，雷贤钟心里是道不出几多甜酸苦辣……在雷贤钟的记忆里珍藏着一个个难忘的情景——国家侨委主任专程从北京赶来海南欢迎他归来时的亲切问候；1956年初他特邀赴京参加中华全国归侨联合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在掌声中当选为全国侨联委员的激动泪花；周恩来总理请他做客，小轿车开到中南海时是周总理亲自为他打开车门的温馨瞬间；农垦部部长王震在全聚德请他品尝北京烤鸭的唇齿留香；国务院授予他锦旗上写的“开荒垦殖，热爱祖国”八个大字是多么大的激励……

岁月无言，前行有声。在中国天然橡胶的史册上，永远跳跃着怀抱赤子之心的海外华侨、归侨的炽热身影，永远铭记着他们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何麟书、雷贤钟，他们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华侨、归侨发展民族橡胶事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与华南地区几百万亩翠绿的胶园同在……（未完待续）

岁月无言，前行有声。在中国天然橡胶的史册上，永远跳跃着怀抱赤子之心的海外华侨、归侨的炽热身影，永远铭记着他们为我国天然橡胶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何麟书、雷贤钟，他们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华侨、归侨发展民族橡胶事业的一个缩影，他们与华南地区几百万亩翠绿的胶园同在……（未完待续）

八月乡情

曾晓华

八月的乡情是暖暖的，是那颗闪亮的晨露，七彩的虹，那只轻轻地飞的蜻蜓，扇动红晶晶的翅膀，一个真的故事，诞生一个童梦，悄悄地游荡的乡情，说着秋的悄悄话……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连载①

王昌龙

王健强

王健强